



远岛孤女

Victoria Holt
Lord of the Far Island

译本根据

**Fawcett Publications, Inc, Greenwich,
Connecticut. 1975.**

远 岛 孤 女

〔英〕维多利亚·维尔特 著

林 珏 刘 力 译

责任编辑：欧阳捍卫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38,000 印张：15 印数：1—65,000

统一书号：10109·1559 定价：1.20元

内 容 简 介

“童年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而我这个孤女的童年却浸透了寄人篱下的伤心泪。我十八岁了，狠心的姨母要我去一个恶女人家当家庭教师，这无异于去当奴仆啊！”

“出乎意外，使姨母垂涎三尺的富豪卡林顿家的少爷菲利普向我求婚。从此人人刮目相看，我的身价与日俱增……可惜好景不长，菲利普不幸暴死，一切如冰山消融，我又落到了穷亲戚的地位。

“菲利普尸骨未寒，我突然接到远方岛上的来信，邀我去作客。写信的是谁呢？为什么菲利普一死，远方岛上就有人来信呢？这一去凶吉难测啊！但无论如何，我要自强不息，扬起那生命的孤帆，在浩瀚的生活大海里远航，去探索人生的奥秘，追求幸福的真谛。”——这是《远岛孤女》女主人公爱伦的简单经历与内心的疑虑和追求。

作者通过叙述女主人公爱伦的坎坷然而却富有戏剧性的生活经历，描画出一幅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图——钱在人心在；无钱一切空。

此书故事曲折跌宕，引人入胜，值得一读。

目 录

第一部 在伦敦发生的事

- 1 求婚(3)
- 2 芬雷广场的住宅(96)
- 3 丧生崖(143)

第二部 远方岛

- 1 海德洛克庄园一瞥(169)
- 2 古堡(199)
- 3 素描簿里的发现(243)
- 4 避难岛上(271)
- 5 “爱伦号”失踪(323)
- 6 远方岛项链(361)
- 7 “爱伦号”失而复得(393)
- 8 在地牢里(428)
- 9 结局(469)

The London Scene

第 一 部

在伦敦发生的事



求 婚

就在为埃斯米拉达进入社交界举行舞会的前一天晚上，一场梦扰乱了我的睡眠。我做这样的梦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在我十九年的生命中，每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做一次这样的梦。这种反复出现的梦境使我产生一种模糊的恐惧之感：似乎这里面包含着某种尚未弄清的含义。

我从这样的梦中惊醒时，总是吓得浑身发抖，而且又从来不是很明白究竟为什么害怕。并不是这恶梦本身让我害怕，而是它给我带来的那种大难临头的预感使我心寒。

我总是梦见自己在一间房子里。现在我对那

房间的陈设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每一次在我梦里，它都是那个老样子：一间普通的房子，砖砌的壁炉，两边砌着烟囱座，一块红地毯，厚厚的红窗帘，壁炉上方挂着一幅《海上风暴》图，房间里有几把椅子和一张折叠式的桌子。我还恍惚听见人声时远时近。我总感到这里面有某种危险潜伏着，紧接着，那种强烈的不祥之感就会突然袭来，将我从睡梦中吓醒。

这场梦回回如此。有时隔上一年不做这样的梦，我都快将它忘却了，然后它再一次出现。一次又一次，梦境中我在这个房间里看到的東西更具体一些了。比如：把红色窗帘向两旁拉开的粗绳子，还有在墙角放着的一把摇椅。注意到这些新的细节之后，恐惧感就更加紧迫了。

我从梦中醒来后，躺在床上，我总要问自己：这场梦意味着什么？为什么那个房间竟会成为我睡眠的一部分？为什么每一次都梦见这同一间房子？为什么我一进入这梦境就感到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那个房间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吗？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它总在我梦中游荡？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谈起过这件事。到了白天，梦中的情节又显得那么荒唐可笑，因为做梦人头脑中幻现出的逼真的梦境，在讲给别人听时，几乎就变成令人厌烦的东西了。但是，在我思想深处，我

坚信这个梦是有含义的。有一个奇异的、迄今尚不能为我所理解的力量在警告我：一场大的灾难即将来临，也许有一天我终将发现是什么样的灾难在等待着我。

我从来不爱想入非非，过分严峻、冷酷的生活迫使我不能有什么非分之想。自从我来到阿嘉莎姨母家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以来，她就时刻让我不要忘记我所处的地位。看来，对于我和她女儿埃斯米拉达同桌吃饭，她的家庭教师同时也教我念书，以及准许我和她一起由她的保姆领着上公园去散步这些恩赐，我是应该感激一辈子的。我必须时刻记住我就是那种最可鄙视的人——穷亲戚。我之所以有资格和主人而不是和仆人住在一起，仅仅因为我是这个家族的一员。其实连这样的资格也不很牢靠，因为阿嘉莎姨母和我母亲也不过是远房表姐妹；亲戚关系确实也很淡薄。

阿嘉莎姨母是个身材魁梧的女人。她的一切都是最大号的——身材、声音、性格。她支配全家人，包括她那个子矮小的丈夫和她的女儿埃斯米拉达。也许她丈夫的身材并不算矮小，只是与她相比才显得矮小罢了。我叫她丈夫威廉姨父。他在商界买卖很多，很有钱。我相信在家庭以外他是一个有权威的人物，可是在家里，他却完全屈从于他那强硬的妻子。他不爱说话，看见我的时

候总是心不在焉地朝我微笑，就好象他不大记得我是什么人，在他家里干什么似的。我想，他如果有胆量反对他的妻子，他本来会是个好心肠的人。阿嘉莎姨母以办慈善事业出了名，每星期都要抽好几天时间专门召开委员会。开会时总有很多同她不无共同之处的太太们坐在客厅里，我经常得给她们端茶、递点心。在这种场合，她很愿意我在她眼前转。她总是对客人解释说：“这是我远房表亲的女儿爱伦。真可怜！没法子，只好把这个孩子收养下来。”有时候埃斯米拉达也来帮我端点心。可怜的埃斯米拉达！没有人会想到她是这个家里的大小姐，她常常把茶洒在茶碟里。有一次，她把满满的一杯茶都泼在一位慈善太太的身上。

当人们误把埃斯米拉达当作穷亲戚，而把我当作这一家的大小姐时，阿嘉莎姨母就会感到十分气恼。我想埃斯米拉达的命运比我也好不了多少。她听到的呵斥是：“埃斯米拉达，把肩膀向后收点，别那么无精打采的！”要不然就是：“你大声点！别那么叽里咕噜的！”可怜的埃斯米拉达！这个名字那么漂亮，可是与她却一点也不相称！她的眼睛是淡蓝色的，常常因为要哭而泪汪汪的；头发又细又黄，看上去总是那么稀稀拉拉的。我常替她做算术题，还帮她写作文，她与我很友好。

阿嘉莎姨母感到遗憾的事情之一：就是她只有一个女儿。她本来想有好些儿女，由她发号施令，把他们象棋子似的在棋盘上挪来挪去。她把自己只有一个身体瘦弱的女儿这件事全归咎于她的丈夫。她家里的一条法规就是：凡是好的都是阿嘉莎姨母做的，凡是不好的都是别人干的。

皇后陛下曾经接见过她，对她为穷人所做的好事表示赞赏。她组织了一些俱乐部，把一些穷人介绍给富人效劳。她安排他们缝制衬衫和布衣服。她不知疲倦，使自己周围经常绕着一圈永恒美德的光环。

毫不奇怪，她的丈夫和女儿都自愧比不上她。可是很奇怪，我却不这么想。我早就断定阿嘉莎姨母的慈善工作与其说使别人得利，倒不如说更使她自己得到满足。我相信一旦这种慈善工作不能给她自己带来满足，就会立刻停止。她也觉察出我对她的工作并不赞赏，因此她对我极为不满。她不喜欢我，这倒不是因为除了她自己之外，她不喜欢其他任何人。而是在她的思想深处，她为有丈夫的供养才能过上这种优裕的生活而鄙视别人。至于埃斯米拉达，她是她的独生女儿，因此，多少也能得到她的关怀。

可是我却是外人，而且又不谦卑。当她谈到为某人的利益订出了什么最新计划时，她一定注

意到了我嘴角上禁不住露出的不以为然的微笑。毫无疑问，她意识到我是不肯轻易顺从别人的。她当然会讲这是因为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不好的血统，可是她又辩解说：她自己对我父亲一无所知。

我到她家里生活的头几年，她的这种态度很明显。我十岁那年，她把我叫到面前对我说：“爱伦，我想我们两个人应该谈一谈。”

我那时是个身体结实的十岁孩子，一头浓密的差不多完全乌黑的头发，深蓝色的眼睛，短鼻子，下巴颏儿略长，因而显得很倔强。

她让我到她称之为书房的房间里，站在一块很大的波斯地毯上，面对着她。在这个房间里，她的私人秘书替她拟写书信，并且替她干了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可是功劳却全归她自己。

“爱伦，”她对我说，“我们必须取得谅解。我们都想澄清你在这个家庭里所处的地位，对不对？”她不等我回答就继续说下去，“我相信你不会不感激我……感激威廉·洛林姨夫（他是她丈夫）把你收养在我们家里的。当然，在你母亲死后，我们本来可以把你送进孤儿院，但是因为你是我们家的人……虽说这种关系算不上密切……但我们还是决定收留你。你知道你母亲嫁给了一个名叫查理·凯拉威的。你就是他们结婚后生的。”她

的大鼻子扭动了一下，以表示她对我的父母以及他们所生的孩子的鄙视。“这是相当不幸的婚姻。他和她根本不是一对。”

“他们一定是彼此相爱才结婚的，”我说。因为我曾经听葛兰芝阿姨说起过。葛兰芝阿姨的姑妈曾经当过阿嘉莎姨母的保姆，因此对家里过去的事情很了解。

“请你不要打断我的话，”阿嘉莎姨母接着说：“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的母亲违抗家庭的意旨而出走，并且和这么一个穷乡僻壤来的人结了婚。这个人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目光严峻地看着我说：“在不到一年之后你就出生了。不久，你母亲就不负责任地离开了她的新家，跑回她自己父母的家里，把你也带来了。”

“我当时三周岁”。我援引葛兰芝阿姨的话说。

她竖起眉毛说：“我刚才已经请你不要插嘴了。你母亲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你和她就成了你外祖母的包袱。两年以后你母亲去世了。”

那个时候我才五岁。我还能模糊地记得我的母亲：我喜欢她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紧得叫我透不过气来；我在她身边有一种安全感，这一点直到她去世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模模糊糊地记得：我们常坐在凉爽的草地上，她就坐在我身边，手里拿着素描簿。她总是在那儿写生，而且总把这

个素描簿藏起来不让外祖母看见。当然，我意识到她准是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但使我高兴的是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她的保护人。她常常说：“不管我做过什么事，你都是爱我的，对吗，爱伦？”每当我想起她的时候，我耳边就会响起她这些喃喃低语。我那时经常感到烦躁不安，因为我当时是个才五岁的孩子，不能理解当时发生的一切。

“你的外祖母当时太老了，带不了孩子。”阿嘉莎姨母接着往下说。

的确带不了，我冷冷地想。外祖母衰老得叫人难以相信——她老闭着嘴唇，目光冷漠，头上戴着那顶从我看见她起就总是戴着白色软帽，是一位令人生畏的老太太。在我认识到我已经失去爱我的亲人和伴侣，成了孤零零一个人，而且往后还得自己去摆脱不断纠缠着我的灾难时，见到她真把我吓得心惊肉跳。幸亏我生性欢快，而且养成了对于责骂也好或为前途向上帝祈祷也好，都采取不以为然的冷漠态度。外祖母去世的时候，我丝毫不感到悲痛，也没有装出悲痛的样子。

“你外祖母去世的时候，”阿嘉莎姨母又说，“她要求我照应你，所以我在她的病榻前庄严地对她作了许诺。我决心履行我的诺言。你要明白，正因为我把你接到家里来了，你如今才没有在孤

儿院里接受训练，准备去给人当使女。要是你表现出有学习的才能，还可以接受当家庭教师的训练。我把你带到这儿来了，你和埃斯米拉达一块儿上课，你就象我家里人一样生活。请你记住这一点。我不要求你表示感激，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忘恩负义。你不要以为你会得到象我亲生女儿同样的待遇，那样对锤炼你的性格没有好处。等你长大成人，你很可能自谋生路。因此，我劝你现在应当充分利用你碰到的、这样了不起的好运气。将有一位家庭教师来教你，这样，等你年满十八岁的时候，你将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青年女子。你将学习有教养的人家的规矩和习惯。爱伦，不能充分利用这个好机会可就在你自己了。你要尽量努力地学习，要永远记住是由于我的恩赐，你才获得了这样好的机会。我的话完了。”

她的用意是要我走开去仔细回味这些话，惊叹自己交了好运，学得谦卑起来。谦卑对于象我这样处境的人来说，是最需要具备的一种美德。可悲的是，我似乎恰好缺少这种美德。曾经一度，但为时不久，我以为阿嘉莎姨母对我流露出疼爱之情，因为当她的目光注视着我的时候，她就得意得容光焕发。可是，我很快就意识到，她是对自己所做的，把我接到她家里来这件好事感到满意，这和我的进步并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她似乎

对于我身上存在的许多缺点反而感到幸灾乐祸。我逐渐明白了，这是因为我愈是她的一个累赘，她因收留我而表现的美德也就愈加伟大。

很明显，我不爱阿嘉莎姨母。在性格上，我们两个人是水火不相容的。我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家里，我是唯一的敢于顶撞她的人。我年纪小的时候，孤儿院的威胁总是笼罩在我的心头。后来，我很快就懂得我永远也不会被送进孤儿院的，因为阿嘉莎姨母决不肯让她的朋友们知道她用这个有损她名誉的办法把我赶走了。事实上，我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性格倒给她提供了谈笑的话柄。我想她对朋友们谈到我的时候比谈到埃斯米拉达要多。她的亲生女儿是无足轻重的，而我连无足轻重都够不上。我从房间里走出来，常常听见她这样说：“当然啦，她母亲……”“真难让人相信，可怜的弗朗西斯是埃姆顿家的人。”“可怜的弗朗西斯”就是我母亲。“埃姆顿”就是她和阿嘉莎姨母出身的贵族家庭的姓。

当然，我也渐渐变机灵了，用葛兰芝阿姨的话来说，是“象猴子那么鬼”。“要是有人调皮捣蛋，准有爱伦小姐的份儿。至于埃斯米拉达小姐，她是让调皮的表姐给带坏的，没错。”我想，在那个家庭里，我就象阿嘉莎姨母一样，以我自己的方式构成了一股力量。

冬天我们住在海德公园对面的一所高大的房子里。我爱那些树，当我们从乡下度过夏天回来，它们都变成古铜色或金黄色了。我和埃斯米拉达常常坐在楼上最高的窗口旁俯瞰市容，指点有名的建筑物。从北面，我们可以一眼望见整个海德公园；从东面我们可以点出议会两院、议会塔楼上的大钟、布朗普顿礼拜堂等。我们常常注意听卖松饼小贩的铃声，看着那些头上戴着白色软帽的女仆端着碟子跑出去买松饼。葛兰芝阿姨常买回松饼来，然后我们就坐在她的炉火旁烤着那松软多油的饼，津津有味地品尝起来。我们常常注视着那些扫街的清道夫——打赤脚的男孩子。他们看上去非常穷苦，这使我们感到难过。有一次我们看见一个男人跟在一辆向帕丁顿火车站驶去的满载行李的马车后面跑，想跟到火车站去扛行李赚几个便士。看到这种情景，我们两人都落了泪。我编了一个听了使人断肠的悲惨故事，把埃斯米拉达弄得痛哭流涕。她心肠太软，太容易动感情，所以我不得不把故事修改一下，并且按照阿嘉莎姨母讲故事的方式来讲。我说这个人出身于一个很好的家庭，但是把家产都挥霍在酒店里了。他打老婆，他的孩子们见到他都害怕得要命。可怜的埃斯米拉达！温柔可爱而又单纯，她的心是多么容易被打动啊！